

汉语“有X”结构的历时基础与当代构式创新

谷烨晴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19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4日

摘要

“有”以存在义和领有义为基础，形成了“有 + 名词”“有 + 谓词性成分”等多种搭配，并且在双音节化过程中产生“有力、有谱”等词汇单位。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有 + VP/有没有 + VP”“有一点X在身上”和“有被X到”，进一步扩展了“有”的组合范围。本文通过比较这三类构式，认为古代“有X”结构为现代用法提供了语义资源，但三类构式并非同一语法化链条上的延续。

关键词

“有X”结构，语法化，构式，历时演变

The Diachronic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Yǒu X” Construction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al Innovation

Yeqing Gu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17,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9,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4, 2026

Abstract

Semantically grounded in existence and possession, “Yǒu” ha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combinatory patterns, including “Yǒu + noun” and “Yǒu + predicative constituent”. The process of disyllabification has also given rise to lexical units such as “Yǒulì” (powerful/effective), and “Yǒupǔ” (assured/reliable). Emerging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Chinese—including Yǒu + VP/Yǒu méiyǒu + VP, “Yǒu yídiǎn X zài shēnshàng” (having a touch of X about oneself), and “Yǒu bèi X dào” (having indeed been affected by X)—have further expanded the combinatorial range of Yǒu.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historical “Yǒu X” patterns provide semantic resources for their modern counterparts, but that the three constructions are not successive stages along a single grammaticalization cline.

Keywords

The “Yǒu X”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Construction, Diachronic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有”是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历时层次较为复杂的语词之一。古代汉语中的“有”主要表示存在和领有，后组合对象不断扩展，“有”的意义由具体领有向属性具备、事件发生和事实确认等方向发展。

近年来，普通话口语和网络语言中出现了“我有告诉他”“你有没有看过”“有一点幽默在身上”“有被感动到”等表达，“有”字的使用情况有了新的特征。

以往关于“有”的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类从历时角度讨论其意义、词头用法以及“有 X”类词语的词汇化；另一类从共时角度考察“有 + VP”“有被 X 到”等新兴构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前者重视历史演变，后者注重新兴语言现象，因此，古代汉语“有”字结构与新兴构式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因此先简述“有 X”的历时基础，再比较三类新兴构式，以期说明古代语义资源是如何参与现代新兴构式的形成的。

2. 古代汉语“有”字结构的功能扩展

2.1. “有”的本义与搭配

关于“有”的本义，传统文字学根据“有”的古文字形体，将其解释为手持肉，认为其本义是“持有、占有”。如《汉字源流字典》中指出“有”是“象形兼会意字。甲骨文象牛头形，用牛头表示占有财富；或借又表示。金文改为从又(手)，从肉(月)，用手中有肉会持有之意，成了会意字。篆文承接金文并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有¹”。

古文字字形可以支持“持有、占有”的解释，但甲骨文实际用例中又显示其存在义十分突出。从甲骨文实际用例看，“有”早期更多表示某种事物、现象的存在或发生，如“有大雨”“有灾祸”等：

“至于壬又大雨？”(粹 687)

王占曰：“俞！虫(有)求(咎)。”(《合》10405)²

薛宏武、闫梦月提出“有”的“存在”义可能比“领属”义更为基本^[1]，领属义是在存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次范畴。“有”早期处于“存在 - 领有”这一语义域中，存在和领有由此构成“有”后续语义扩展的两个基础。

古代汉语中，“有”的搭配对象较为广泛，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

第一类是“有 + 具体名词”，是“有”字结构的基础形式，这类结构意义最为透明，如：

¹ 《汉字源流字典》，谷衍奎编，语文出版社，237 页。

²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撰，中西书局，281 页。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鱧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猫有虎。——(《诗经·大雅·韩奕》)

第二类是“有 + 专名或身份名词”，如：

“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毛公鼎)

“矢人有司履田”(散氏盘)

这类结构的性质存在争议。“有周”中的“有”有人认为是词头，也有人认为仍保留着“拥有、存在”等意义；“有司”则逐渐凝固为指称主管官吏的词汇单位。

第三类是“有 + 抽象名词”，“有”字后边紧接的宾语不是普通的具体物品，而是主体所具有的成就、品质或状态：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尚书·吕刑》)

其中的“庆”意为“善事、善德”，这句话的意思可概括为天子有德政，亿万百姓便可仰赖得福³。

第四类是“有 + 谓词性成分”，如：

“顾臣愿有请于君。”(《晏子春秋》)

“有成于周邦”(述盘)⁴

第一个例句中“有请于君”是指向君王有所请求，“于君”为状语后置。第二个例句的意思是“对周王朝有贡献”。

从历时演变看，两周金文中的“有”已经能够与谓词性成分结合[2]，但这类结构主要表示动作、结果或事态的存在，尚不能据此认定“有”已经成为成熟的完成体标记。

此后，“有”的存在、领有意义与部分事件性解释长期并存。后随着汉语体貌系统和否定系统的调整，“没(有)+VP”逐渐成为完成体的主要否定形式，肯定式“有 + VP”在共同语中趋于边缘。近现代以来，闽语、粤语和客家话仍较稳定地使用“有 + VP”及其正反问形式；20 世纪以后，这类表达又通过港台媒介和跨方言交往进入普通话口语[3]。

可见古代“有”的搭配已经呈现一个重要特点，其后的 X 可以由具体事物扩展到抽象属性，甚至可以表示动作、状态和整个事件。这种搭配能力可能是现代“有 X”构式继续扩展的句法前提。

2.2. “有 X”的词汇化

在双音节化趋势和高频共现的共同作用下，一部分“有 + 单音节 X”由自由短语凝固为相对稳定的双音词[4]。其中一种是由“具有某物”转为“具有某种性质”，如“有力”由“具有力量”发展出“强而有效”，可受“很、非常”等程度副词修饰。其二是通过隐喻、转喻和语用推理产生惯用义，如“事情有鬼”表示可疑，“有谱”表示有把握，“有料”表示内容充实或有价值[5]。

这些形式的凝固程度并不相同。“有空”仍较容易分析为“具有空闲时间”，“有力、有趣”已明显形容词化或词汇化，“有鬼、有谱、有种、有料”则带有较强的惯用评价义。它们共同构成从自由组合到词汇单位的连续统[6]，也为现代人将抽象特征当作可领有对象提供了现成的表达模式。

3. 现代汉语“有 X”相关构式的演变特征

在现代汉语口语与网络语言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有”字句法体系衍生出多种新兴结构，其中的“有 + VP/有没有 + VP”“有一点 X 在身上”“有被 X 到”三类结构比较具有代表性。三类构式在句法形式、句法功能及生成机制上存在差异，但均体现出“有”字实义弱化、语法功能扩张、主观表达强化的整体演变特征，是传统语法资源在当代语境下的延伸与创新。

³ 《孝经总类》孝经言正文，(明)朱鸿编，明抄本，第 4 页。

⁴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撰，中西书局，387-389 页。

3.1. 形式表现

本文通过检索语料库和人工核验网络平台相关语料，对三种构式中 X 位置的词语进行提取与词类标注，统计结果见下图：

三种构式“X”的词类分布统计表

构式	高频共现或典型 X	样本/类型分布
有没有 + VP	想、看、去、考虑、遇到	X 为动词，覆盖心理、感知、行为和经历事件
有一点 X 在身上	抽象、审美、幸运、天赋、玄学、幽默感、可爱、时髦、社恐等	X 包括评价性名词/名词短语、形容词、动词性短语和固定搭配
有被 X 到	帅、可爱、感动、惊艳、暖；笑、冒犯、治愈、安慰、种草；刀等	X 为形容词、动词、名词

“有 + VP/有没有 + VP”“有一点 X 在身上”“有被 X 到”这三种构式在形式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有 + VP”与“有没有 + VP”为同一句式的一体两面，前者为肯定陈述形式(如“他有写过一首诗”)，后者为相应的正反问形式(如“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其核心结构均为“有”后接动词性成分 VP。“有一点 X 在身上”则为“有 + 数量短语(一点)+X+ 介词短语(在身上)”的组合，X 可为评价性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性短语或固定搭配。“有被 X 到”则由三个常项“有”“被”“到”与一个变项 X 构成，X 的词性范围相当宽泛，可以是动词或动词短语、形容词乃至名词。

从历时句法的角度看，“有”的搭配形式经历了从窄到宽的渐进演变。观察上述三种构式，可以发现它们在形式上分别与“有”的历史搭配类型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承继关系。

“有 + VP/有没有 + VP”在形式上最为接近“有”的历史原型，但其内部结构并不完全一致。古代汉语中的“有 + VP”形式较为复杂[7]，整个格式尚未形成稳定、统一的句法框架。现代汉语中的“有 + VP/有没有 + VP”则通常表现为“主语 + 有(没有)+VP”的完整小句，如“我有告诉过他”“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现代汉语还形成了肯定式“有 + VP”、否定式“没有 + VP”和正反问式“有没有 + VP”之间的形式对应，其中“有没有 + VP”的结构稳定性和使用频率明显高于肯定式“有 + VP”；古代汉语虽然存在“有”与谓词性成分组合的现象，却尚未形成现代汉语这种能产的肯定、否定和正反问形式系统。

“有一点 X 在身上”则在形式上延续了“有 + NP+ 处所补语”这一更为古老的搭配传统。古代汉语中，“有”后接名词性宾语、再接处所状语或补语的句式颇为常见，主要形式为“有 + NP+ 于 + 处所”，后来该形式逐渐演变为“有 + NP+ 处所补语”的形式(“于”趋于零形化)，并延伸至“胸中有丘壑”“心中有数”等隐喻性表达。“有一点 X 在身上”形式可以从古代及近代汉语“有 + NP+ 处所成分”结构中获得一定的历史理据，“有”后接 NP (“一点 X”)，再接处所补语(“在身上”)，但其评价义、弱量义和主观化功能主要是现代构式化的结果。

“有被 X 到”在形式上则呈现出最为复杂的承继关系。从其表层结构看，“有”与“被”共现的形式在汉语史中缺乏直接先例，似乎与“有”的历史搭配传统相去最远。但若剥离“被 X 到”这一被动 - 结果复合结构，仅观察“有”在整个构式中的形式位置，则可发现其与古代“有 + VP”框架具有同构性，“有”同样处于 VP 之前，同样承担标记事件已然性的功能，因此，“有被 X 到”在形式上并非“有”的搭配类型的断裂，而是“有 + VP”框架中 VP 成分复杂化的结果。

综上，三种构式在形式上与“有”的历史搭配传统分别构成了三种不同的关联模式：“有 + VP/有没有 + VP”属于同构沿袭型，其形式框架与古代“有 + VP”几乎一致[8]；“有一点 X 在身上”属于原型延续型，其“有 + NP+ 处所补语”的模板可上溯至上古存在句；“有被 X 到”则属于框架扩展型，其

形式创新不在于“有”的搭配位置或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在于“有 + VP”框架内部 VP 成分的复杂度得到了提升。

三者虽在具体形式表现上各具特色，但均未脱离“有”字历史搭配形式的演变轨道，不过它们各自锚定了“有”字句法演变连续统的不同位置，共同印证了“有”的句法搭配还处于动态扩展之中。

3.2. 句法与语篇功能

从句法功能与成句能力来看，三类构式的句法地位与语篇功能差异显著。“有 + VP/有没有 + VP”句法独立性最强，可充当句子核心谓语，可独立完成问答互动，可自由嵌入复句分句，承担基础叙事交际功能，句法自由度最高。“有一点 X 在身上”可充当评述性谓语，用于静态人物描摹，句法依附性较强。“有被 X 到”句法灵活性突出，既可充当谓语，也可独立成句、充当句末感慨分句[9]，语篇功能偏向情绪收尾与主观抒发，抒情功能显著区别于另外两类构式的叙事、评述功能。

“有”字原生句法功能为实义谓语动词，在上古句中主要承担核心述谓功能，表达领有、存在的实在语义。三类新兴构式均保留了“有”字充当句子述谓核心的原生句法主干功能，但发生了功能分化与层级升级。“有 + VP”延续了“有”作为核心谓语的原生句法地位，将谓语语义从实义领有替换为体标记确认，是功能延续大于变异的类型。“有一点 X 在身上”保留了“有”的述谓能力，但将述谓内容从“客观领有”转化为“主观性状判定”，实现了谓语功能的语义转向。“有被 X 到”则突破了原生单核心谓语模式，使“有”弱化为辅助性确认标记，句法重心后移至被动结构，改变了“有”字原生的句法核心地位，是三类构式中句法功能变异程度最大的类型。

4. 古今关系与形成机制

4.1. 历史来源

从生成成因与演化机制观察，三类构式分属三种完全不同的创新路径。“有 + VP/有没有 + VP”由方言接触与语言内部类推共同驱动，南方方言留存的古汉语虚化用法反向渗透通用语，经由疑问式类推固化为成熟构式，属于外部接触驱动的语法扩散。“有一点 X 在身上”源于认知隐喻的内部创新，依托汉语固有程度构式，通过空间隐喻拓展语义边界。“有被 X 到”是网络语境下的句法糅合产物，整合“有 + VP”体标记、被动句式、程度补语三类成熟模块，属于句法资源的重组。

三者不属于同一条完整语法化链，但三类现代构式的创新路径比较贴合“有”字“实词虚化、语义泛化、句法扩容、构式固化”的历时演变机制。“有 + VP”的形成复刻了上古“有”从领有动词向事态标记虚化的经典路径；“有一点 X 在身上”延续了“有”搭配抽象成分、泛化性状语义的历史规律；“有被 X 到”则是在“有”高度虚化后，依托其语法标记属性开展的新型句法组合。三类新兴现象并非偶然的网络语言变异，而是汉语历时演变在共时层面的生动体现。

4.2. “有 X”的两条扩展路径

我们可以把“有 X”相关形式概括为两条相互联系而并非严格线性的路径：一条是名词或属性路径，即“有 + 抽象名词”经过词汇化、属性化，发展出“有趣、有谱”等词语，并为“有一点 X 在身上”的属性领有提供模式；另一条是事件路径，即“有 + 谓词性成分”所包含的事件存在、实现意义，在方言接触和类推中形成现代“有 + VP”，又可与被动、结果构式融合为“有被 X 到”。“有”的高频性、后项范畴的开放性、存在义与确认义之间的认知邻近，以及网络表达的主观化需求，共同促成了构式扩展。

进一步说，“有”能够不断进入新格式，至少受到四方面条件推动。第一，“有”频率高、意义概括，容易被重新分析；第二，其后项早已由实体扩展到抽象属性和事件，为范畴越界提供了基础；第三，

汉语中已有“有 + N”“有 + VP”“被 X 到”等模式，新表达可以通过类推和融合生成；第四，网络交际强调立场、情绪和表达经济，促进醒目格式的高频复制。这些条件可以看出“有”具有较强的构式能产性，但不能据此把每一种新用法都处理为同一语法化过程的必然阶段。

5. 小结

综合来看，三类新兴“有”字构式与古汉语“有”字系统存在继承与变异关系。在形式上，均依托上古“有”字基础句法框架；在语义上，分别继承事态存在义、性状具备义、虚化确认义三层历史语义；在功能上，延续并分化了“有”字核心述谓功能。三种类型共同说明，所谓“新兴”不等于毫无历史基础，“有历史基础”也不等于古代形式原样复活。语言创新往往是在旧有语义资源、方言保存形式、共同语内部类推和新交际需求之间发生的。

参考文献

- [1] 薛宏武, 闫梦月. 汉语“有”的语义基元“存在”及“领属”义的来源与特征[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47(1): 35-47.
- [2] 武振玉, 梁浩. 两周金文中“有”的句法特点[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2(1): 32-35.
- [3] 邢福义. “有没有 VP”疑问句式[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1): 82-87.
- [4] 董秀芳. 從存在義到不定指代義和多量義: “有 X”類詞語的詞彙化[J]. 历史语言学研究, 2014(2): 129-139.
- [5] 刘文秀. 现代汉语“有 + N”结构的构式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7(3): 103-112.
- [6] 张亮. “有 X”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功能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 [7] 张文国, 张文强. 论先秦汉语的“有(无) + VP”结构[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3): 61-67.
- [8] 刘伟真. 甲骨文“有 + VP”结构探析[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7(4): 15-18.
- [9] 吴晓芳. 网络流行语“有被 X 到”构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22.